

死亡循环之二

天下霸唱^著

汇集中国神秘文化精髓
引领原创冒险小说方向



作家出版社

死亡循环之二

门岭怪谈

天下霸唱^著

汇集中国神秘文化精髓
引领原创冒险小说方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循环. 2, 门岭怪谈/天下霸唱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64 - 1

I. ①死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0306 号

死亡循环二: 门岭怪谈

作 者: 天下霸唱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8.75

印数: 001 - 100000
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64 - 1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古屋亡魂

- 006 / 阿豪讲的第一个故事:捡来的骨头
019 / 臭鱼讲的第二个故事:山阴包子
034 / 我讲的第三个故事:出租车历险记
077 / 藤明月讲的第四个故事:黑胡同
101 / 陆雅楠讲的第五个故事:面馆里的最后一位顾客
123 / 亡魂讲述的第六个故事:不明

第二卷 门岭怪谈

- 131 / 第一章 废村咒俑
150 / 第二章 千年封土
168 / 第三章 灯塔魔潭
186 / 第四章 深山奇遇
205 / 第五章 路口尸变
224 / 第六章 旅馆鬼话
259 / 第七章 驴头山人

- 277 / 附 录 探寻新疆天山秘道

第一卷 古屋亡魂

引 子

我和阿豪、臭鱼弟兄三个，合伙经营一家药材公司，生意做得还算不错，这天开车外出谈业务，连夜回程时途经“门岭”，突然遇到一场暴雨，受恶劣的天气所困，在雨雾中辨不清方向，只好沿路向前行驶，四周漆黑一片，远远望见有几点模糊的光亮，似有灯火人家。

臭鱼便循着光亮把车开过去，山坳深处果然见到几间房屋，建筑古朴，下着雨也能闻到一阵药草的气味，好像是个药铺，就打算借个地方避雨。

我总觉得在车上忘了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那些记忆却如同陷进了漆黑的深渊，怎样也回想不起来了，此时看到这几间大屋，心中忐忑不安：“荒山野岭间怎有孤零零一处药铺？莫非有什么古怪？”

阿豪对我说：“是不是你太多心了？没准人家是专给跑长途的司机提供方便，这场雨下得太大了，再贪赶路程很容易发生事故，咱们好歹先对付一宿，等到天亮雨停再走不迟。”

臭鱼也说：“咱哥儿仨走南闯北哪没去过，还怕这是黑店不成？”说着话停车熄火，打了手电筒下去叩门，我和阿豪也随后跟下去，在门前等了好一阵，屋内却始终没人应声。

我看药铺门板未上，里面却有光亮，便道声叨扰，进内察看，发现这药铺的房屋又大又古，且极深邃，外间是药室，架着层层叠叠的木匣，往内也是如此，积满

了各种药料，屋中桌椅一类的摆设大多古老陈旧，浮头落着厚厚一层灰土，似乎空置已久，并没有人家在此居住，之前从远处看到的灯光，只是屋内的几盏油灯，也不知多久没添过灯油了，灯光鬼火一般微弱暗淡，可能随时都会灭掉。

我们虽然感到有些奇怪，奈何无处过夜，又见空屋无人，索性大着胆子进去躲雨，找来几把木椅，扫掉上面的落灰坐下歇息。

阿豪向来勤勉，看那堂屋里有个煎药的火炉，当下动手点燃炉膛，要烧壶热水给大伙驱寒。

我见臭鱼在药铺柜台后翻罐子找茶叶，就说：“老鱼你穷讲究什么，坐不了几个小时还得接着赶路，有口热水喝就不错了，用得着泡茶吗？”

臭鱼振振有词：“茶馆里那位二爷怎么说的？穷讲究，穷讲究，越穷越要讲究，本来就穷，再不讲究点，那日子还能过吗？”

我说：“臭鱼哥你太懂生活了，光喝热茶可不行，等会儿我再给你找俩小姐来。”

臭鱼咧嘴笑道：“这地方哪有小姐？你有本事找俩村姑来，我就算服了你。”

我说：“村姑未必找得到，但我能给你找俩女鬼来信不信？”

臭鱼不在乎，仗着练过几年拳棒，一贯胆大气粗，号称“恨地无把恨天无环”，为什么恨地无把？因为力气太大了，力可拔山气能举鼎，地要有个把，他能把地给

揭起来；又恨天上没个环，要不然他一使劲就能把天拽开个窟窿，来俩女鬼算什么？

我说你别跟这扯淡了行不行，如今混社会需要的是能赚钱，练那膀子肉还有什么用？武功再高，也挡不住枪子儿不是？

臭鱼抱怨说练膀子肉容易，赚钱却难，咱每星期都买彩票，扔进去的钱不计其数，可那大奖迟迟不来，净看别人中好几千万眼馋了。

这时壶中的水已烧得滚沸，臭鱼找到些陈年茶叶的渣子，条件所限，也没办法再穷讲究，只好对付喝了。

阿豪边往茶碗里倒水边说：“提起买彩票，我倒想起一个故事，反正咱在这枯坐无聊，不如讲来给你们听听，不过这故事非常恐怖，你们俩听了可别害怕……”他说到这自己先有些紧张了，又说：“这深更半夜四下无人，不宜谈奇论怪，倘若真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引出来岂不麻烦，所以还是不讲为妙。”

我和臭鱼闻言大为好奇，要不你就干脆别和我们提这件事，如今胃口已经被吊上来了，怎能不听个结果。

此时冷雨敲窗，灯烛昏暗，深邃的大屋内，充满了诡秘怪诞的气氛，阿豪推托不过，只好给我们说出一段故事，但这个故事的名称却不叫“彩票”，而是叫做“捡来的骨头”。

阿豪讲的第一个故事：

捡来的骨头

常言说“小富由勤，大富由命”，大凡任劳任怨起早贪黑，别人出三分力，你出十分力，赚点辛辛苦苦的血汗钱，或许能得小康，而那大富大贵，多是命中注定，强求不来。

现今的人们买彩票，指望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暴富，使些小钱碰碰运气寻个刺激，并不为过，可也不乏好逸恶劳之辈，痴心妄想如梦如醉，把中大奖当做一世的指望，以至于整天不务正业，张口闭口谈论彩经，家里墙壁上挂满了K线图，吃饭时也不忘揣摩彩票那几个数字的规律，不管梦到什么都当做征兆，甚至不惜触犯法度，挪用公款投注，落个妻离子散银铛入狱的下场，这就是所谓的走火入魔。

当然这种事并非近代才有，早在明清两朝便盛行于世，那时候称为“花会”，俗称“字花”，江浙两广之地尤多。

这字花是在庙会赶集之类的热闹日子里，由庄家在祠堂街口设下彩棚，高悬彩筒三十有六，或用天上星宿、或用古时人物、或用飞禽走兽分别表示，比如用的是水浒人物，那么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、河北玉麒麟卢

俊义、智多星吴用、豹子头林冲、行者武松、浪子燕青、花和尚鲁智深等等，这天罡星三十六个好汉，分别绘像在彩筒中，一个好汉是一个字花，民众们根据自己的喜好，选出字花拿钱来买，实际上和买彩票投注差不多，等到开花会的日子，棚内开出哪个水浒人物，买到相应字花的民众即可赢到彩金，买得越多，赢得越多，最多者能赢至三十几倍。

清末有这么一户人家，当家的人称阿二，浑家没大号，街坊邻里呼为二姐，生有一子，年方三岁，夫妻俩在街上开了间烧饼铺子。

阿二哥家里祖传几代的手艺，打得一炉好烧饼，早晚再卖些馄饨，夫妻两个辛苦经营，每日里食客盈门，虽然发不了大财，却也衣食无忧，一年到头还能有些盈余，放出去做本生息，家道渐渐小康。

两口子本来过得挺好，不知怎么鬼迷心窍，开始买上了字花，怎奈久赌巨输，无可翻本，把正经的营生全荒废了，连祖上留下来的铺面房都盘给了别家。

那时民智未开，迷信之风很重，买字花的人家更是求神祷鬼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设花会的庄家也供着本处地主山神，包括那种有名无名的仙佛，焚香上供，终日不绝。

每当开字花之前，民众们往往要在入夜时分，于神位下焚烧三四十双草鞋和香镞纸钱，这是给那些小鬼穿戴使用的，让它们到各村给人托梦，让村民们梦到转天开出的字花名目，倘若那户人家富裕，就告诉他错的，

如果是个贫苦人家，则以实相告，好让他发财。

据说村民们也多半会在当晚梦到一些东西，早上起来互相转告求解，也有不肯说实话的，唯恐泄露了天机，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，皱着眉头揣摩不定，更有甚者，胆敢拿着花会名单，到那深山荒冢鬼怪出没之所，寻求鬼魅指点，正是“雁飞不到处，人为利字来”，总之任何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举动，都有人尝试过了。

阿二和二姐夫妻两个，最初喜欢随机触发，倘若花会上的彩盘是生肖鸟兽，他出门看见猴就买猴，出门看见狗就买狗，如果看见地上有根绳子就买蛇。

如此买了多时，都不怎么灵验，便到梦中寻求征兆迹象，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，听说某村能请神降童指点迷津，今天恰好在破庙前开坛，于是带了供品前去膜拜。

到地方一看，破庙四周已聚集了许多乡民，施术者是个会巫法的乡下老太婆，头戴白帕，手持木剑画符念咒，作法请神，嘴里边念念有词，舞弄了一番，便在烛台上将符烧化成灰，放到一碗清水里搅了几搅，随后领出一个童子，那童子涂唇画腮，身上穿的棉袄大红大绿，胖乎乎的憨态可掬。

老太婆把符水给那童子喝下，不一会工夫，阴风飒然，乌云四合，那童子神昏心迷，跟抽了羊角风似的，翻着白眼口吐白沫，突然两眼射出精光，腾身高坐于台上，神态凛然，绝不似孩童模样。

阿二夫妻两个与周围的乡民，都惊得呆若木鸡，这时只听那老太婆叫道：“神道来了，还不快跪！”

民间俗传不能看神道，众人急忙趴在地上，没人敢抬头观看，就听那童子嘴里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响动，逐渐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汝等招吾前来，意欲何为？”

乡民们不知这是何方神道，大多战战兢兢不敢对应，有少数胆大的趴在地上禀告：“弟子们愿求小财，恳求尊神指点来日挂筒花会所开名目，若能得中，定当备下三牲厚礼，用以酬谢尊神。”

那神道闻言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愿从汝等所请，但此乃天机，吾不宜明言，且看汝等之福，不中勿怨。”说罢抬脚将坛上装米的大碗踢倒，画下一字，随即喀喇一声响亮，童子扑倒在地，人事不省，神道竟已退坛去了。

众人敬服，拜谢再三，也顾不上理会那童子死活，都争相挤上前去看神道所留之字，却是鸟迹蛇行，似字非字，大伙只能自行解悟，以一己之意牵强附会，各人都有个人的见解，等到开彩的时候，自然也是或中或不中。

阿二夫妻跟着神道指点，下注买了字花，空折进去许多钱财，仍是一无所获，俩人已是倾家荡产，却仍不死心，总寻思着黄河尚有澄清日，人生岂无翻身时？索性孤注一掷，向黑庄借了高利贷，准备落个大注翻本，可两口子心里也自清楚，这回再翻不了本，那就得去投河上吊了，万万不能再有差错，眼瞅着彩棚里的银子堆积如山，偏偏是闻香不到口，不禁眼内动火心中起急，蓦然间一个念头转上来，想到了一个极损阴德的古法，

有道是“财迷人眼，利昏人心”，如今哪还管得了什么禁忌，毕竟一世的指望，都在其中了。

说话的若是同年生并时长，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，定要上前拦住夫妻二人，让他们两口子绝了这个念头，只因动了这个邪念，竟自己把那祸害招上门来。

原来凡人预测不到那挂筒花会所开名目，请神又问不明白，那就只有问鬼了，阿二在许多年前曾听人说过一个问鬼的古法，相传极为灵验，只是过于残酷，会败坏阴德折损阳寿，从古以来无人敢用，如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也没那么多顾忌可言了。

夫妻两个商议定了，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待孩子睡熟之后，胡乱吃了几碗老酒壮胆，阿二点起一盏气死风灯，让二姐提了竹篮，便趁夜深人静关闭了房门，直奔城郊天海寺。

这座寺庙早已被毁多时，断墙残垣间蒿草生得比人还高，以前这庙里的僧人行善，专门收敛无主的尸骸，比如没有家属安葬的死囚，或是沿路倒毙身份不明的路倒尸，都有僧人搭回来掩埋在寺庙周围，所以四周义冢累累，加之古树蔽空，这一带阴气格外沉重，后来寺庙毁于火灾，再也没有僧人管理义冢掩埋尸骨了，可十里八乡的民众，还是习惯把没有棺椁坟地的死人，往这片林子里抬，他们却不耐烦挖坑填土，多半是随便找个地方一扔，任由死尸喂了野狗野鸟，因此那荒坟野地间常有鬼怪出没，胆小的白天从这过都得被吓个半死，何况是深更半夜？

阿二夫妻为了翻本，借了黑庄的银子，即便是到阴曹地府，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一趟了，俩人提着灯笼走到林子深处，四顾尽是荒烟衰草，苍松偃柏枯蔓层层，其间云笼雾罩，白昼里也不见天日，真是好一个猛恶去处。

夫妻两个依照古法，一边走一边用灯笼照视搜寻，嘴里不断向孤魂野鬼念叨着：“此处空有薄酒纸钱，却奈何无人领享，弃之殊为可惜……”

如此找寻了一阵，阿二见荒草间露出一具枯骨，大概死了许多年月了，身上衣服都快烂没了。

夫妻俩不但不怕，反而急忙上前拽住枯骨，欣喜惊呼道：“深夜荒冢间何等寂寞，大哥既然在此空闲无聊；不如到寒舍小叙片刻，我夫妇自当备下美酒纸钱款待，咱都是一家人不用见外……”

说话的同时，阿二就把枯骨脖颈上的头颅拽了下来，扔进二姐所挎的篮内，又拿红布盖住。

二姐装腔作势地对阿二说：“当家的且慢，大哥下半截还躺在草丛里，为何扔下不管？”

阿二则假惺惺地答道：“你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，吃酒有嘴就够了，根本用不着身子，何况下半截累赘，我看暂且不必带了，这良宵苦短，咱横竖先请大哥到家吃了酒，回来再将尸骨配上不迟。”

深夜荒冢间再没有第三个人了，夫妻俩一问一答，却像是说给死鬼听的，说罢提着篮子急匆匆回转，进屋倒插了房门，恭恭敬敬把那枯骨的头颅取出，端端正正

摆到桌子上，旁边放的无非香烛淡酒等物，都是祭祀阴魂时使用的供品。

夫妻俩各有分工，二姐忙着到灶下支锅烧水，那锅里围着一圈三十六根竹条，每条上依花会名目做了相应的记号，倒了半锅水，便开始添柴生火。

这时阿二则坐在桌前陪那头颅说话，那头颅在野外暴尸已久，皮肉即便没腐烂，也差不多该被野狗舔净了，但脸上就像干尸一样，头骨外边的皮还有几成，犹如枯腊。

阿二对那“捡骨问鬼”的古法深信不疑，一个劲儿跟桌上那死人头颅套近乎：“大哥是何方人氏？生年几何？哪年哪月下了阴世？活着的时候做何贵业？”说了半天见那死人头颅毫无反应，便又诉苦道：“大哥且听我说，小弟我和浑家近来运气不好，生意周转不开，学人家买字花捞金摸银，怎奈机缘不就，每次皆是水中捞月有去无换，到头折光了本钱，急得没出豁，只能去投河上吊了，大哥你既是地方阴灵，想必能够知闻城中转天所开字花的名目，不妨说与小弟知道，小弟若能获中，定当为大哥选择风水宝地修坟造墓，家里还要供上大哥牌位，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炷香，趁现在无人在侧，不妨明言相告……”

阿二说到这里，便趴在桌子上，把耳朵贴近那死人头颅，仔细去听鬼话，听了半晌毫无动静，就责怪道：“大哥你可真是矜持，跟我还这么保密，咱们兄弟不该如此。”随后接着支起耳朵倾听，如此这般反复数次，始终

没听到那死人头颅发出半点声音。

此刻若有旁人见到阿二的诡异举动，觉得荒诞之余，多半会感到毛骨悚然，然而阿二却认定那死人头颅是不肯开口说话，仍旧作揖下拜不停祷告。

这时二姐已在灶上将一大锅水煮得滚沸，挽着袖子由厨房冲至屋内，气急败坏地对阿二说道：“当家的你休再痴心妄想，这死鬼不识抬举，不用些手段如何能讨到消息，且看老娘来收拾它。”然后抓起那死人头颅，骂道：“死鬼死鬼，我家的酒也给你吃了，香也给你烧了，居然一个字都不肯吐露，现在便让你到热汤锅里去滚一滚，看你说了不说！”于是拿木片塞进骷髅口内，扔到热水滚开的锅里，并继续向灶膛内添柴使火势更盛，烧得锅内热水咕嘟咕嘟作响。

阿二跟二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，他蹲在锅旁不断祷告，让锅内的死人头颅行行好，尽快指示征兆，恳求道：“大哥是诚信之人，不会欺讹诬诈，肯定会暗示征兆，如若我们两口子明天打中了字花，自然要将大哥尊头用香汤沐浴，与身躯合葬一处。”

二姐插言道：“若不灵验，却要让你这死鬼身首分离，先拿这颗乌头来下油锅。”

阿二唉声叹气地说道：“我这浑家气死孙二娘不让顾大嫂，向来是说得出做得到，小弟一贯惧内，她到时要拎着大哥的脑袋下油锅，小弟可是阻拦不住啊。”

夫妻两个守着锅台，连唬带吓地说着话，同时用大勺搅水，越搅速度越快，最后将锅盖盖定，熄灭了灶膛